

/至爱亲情/

说谎

杜爱平

母亲起夜时不小心跌倒，伤了腰。天一亮，我们赶紧带她去医院。

医生初步诊断是腰椎压缩性骨折，建议立刻住院，做骨水泥手术。开了一堆单子后，医生叮嘱，母亲必须平躺，因为坐、站和行走都会对骨折处造成二次伤害，所有检查项目都要推着移动病床去做……我们全都吓了一跳。母亲是被我们搀扶着走进医院的，谁都没想到会这么严重。

母亲耳背，二姐在她耳边避重就轻地大声转述医生的话：“妈，咱住院检查一下，医生说让你躺床上别下地，那样好得快。”母亲点头。

抽血，拍片，做心电图……繁多的检查，让我们一度担心年迈的母亲能否受得住。特别是做核磁共振时，母亲孤零零一个人被仪器缓缓推进舱体深处，我们站在室外，听着里边震耳的、不停变换的声音整整响了46分钟，真怕吓着她。毕竟，母亲已经92岁了！

还好，从始至终，母亲看起来都很平静。

谁料，回到病房，母亲的血压竟高得吓人！我们都一惊，大哥则冲着测血压的护士狂使眼色，打手势让护士骗母亲说血压正常。

大哥也是医生，他说这是母亲的应激反应。想想也是，母亲极少生病，哪经历过这样躺在床上被一群孩子推来推去做那么多检查的大阵仗？加上骨折的疼痛，母亲的内心定是无比恐慌，我们所看到的镇定和平静，想必都是她强装出来的。

下午，检查报告出来，果真如医生所言。

怕再吓到母亲，我们商量后决定：对母亲说谎！不告诉她骨折和做手术的真相，血

压、心率、血糖等一切都往好了说，只报喜不报忧。

别的谎话都好编，最难的是做手术这件事。母亲的手术排在第三天，第二天下午，在我第四次被医生叫去做术前沟通后，母亲神色微变，问我到底咋回事。

情急之下，我又扯了个谎，不提手术，只说治病。说医生明天要在手术室里给她治腰，治完后腰疼会轻很多，两三天就能正常走路。手术室我们不能进，让她听医生的话……我仔细观察着母亲的脸色，小心翼翼地讲。母亲好像并不意外，我讲着，她应着，然后喊我拿湿毛巾给她擦身子。

手术很顺利。手术室的门一开，我们就拥上去。母亲面有疲色，仿佛安慰我们一般，轻声说：“好了，治完了，木（没）事儿了。”

晚上，我试探着问母亲，在手术室里怕不怕？母亲答得轻描淡写，就是趴着治腰嘛，有啥怕哩。

如今半年多过去，母亲已恢复到从前，每天能自己拄着拐杖下楼散步。那天偶然旧事重提，母亲说：“说不怕都是假哩，我身上插了好几根管子，一群人围着我，有人按胳膊有人压腿，也不知道在我腰上弄啥，一会儿疼，一会儿凉，可吓人了……我是怕吓着你们才诳你们哩。”

原来，那时母亲也说谎了！望着母亲稀疏的白发和布满皱纹的脸，我心中忽有异想：或许那时我们所有的谎话，母亲全都心知肚明！

一股暖意在我胸中缓缓升腾。这些年，我一直以为是在陪伴、照顾一步步走向风烛残年的母亲，母亲又何尝不是在用自己的方式，默默地呵护、陪伴着她眼里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们！

/洛城笔记/

情系东花坛

宋光耀

东花坛是个响当当的名字，像老城十字街、百货楼、上海市场、谷水一样，在洛阳可谓家喻户晓。

初建成，东花坛就被视为洛阳的东大门、瀍河区的地标，出市区往北、往东的车辆大都从此经过，直到20世纪90年代，东花坛都是瀍河区的商业中心，外地朋友还把这里当作一个旅游景点。

1998年，我搬到东花坛附近居住，花坛里有一个“牡丹飞天”的不锈钢雕塑，周围种有紫薇、海棠、迎春等。启明西路上有农经校、面粉厂、叉车厂、农机仓库、菜市场；启明北路上有瀍河汽车站、卫生院、中国银行；启明南路上有正骨医院、中铁十五局医院、宏达化纤厂和一些商店；启明东路是一条民族小吃街，杨氏食府、马杰山牛肉汤和豫秀斋就在这里。

我女儿三岁时，去启明东路上机车厂幼儿园，六岁时到老城区上小学，我每天接送她，必经东花坛。那几年，接送女儿是我一天中最愉快的时光，还记得她耍小心眼儿不想上幼儿园；忽闪着大眼睛要求我第一个去接她；没完没了地讲小朋友们的趣事……

我还经常带女儿去赶东花坛会，给她买吃的、穿的、用的、玩的。据说，花坛建起不久，这里就形成了一个集会，农历逢五逢六，琳琅满目的商品和熙熙攘攘的人流很是壮观，在周边颇有影响。后来，会址迁到了民族桥、翠阜路；再后来，又迁到了焦枝线东的塔西，但大家仍叫“东花坛会”。

东花坛会迁走后，东

花坛依然很热闹，常有小贩沿街叫卖，印象最深的是卖粽糕的和卖茶叶蛋的。“粽糕！热粽糕！”这声音顿挫有力。“五香——茶鸡蛋、鹌鹑蛋！”这声音悠扬绵长，尤其是那个“香”字，被拉得好长好长。我和女儿经常一边走一边模仿，看谁把“香”字喊得最长，每模仿一次，女儿就咯咯笑一阵，我总跟着她笑。

东花坛的东南角是公交四公司。女儿后来办了公交月票，我送她坐9路或41路车。初中，她在三十九中，我送她坐7路车。高中她在洛一高，我每周去接送。她上大学，我从东花坛送她去火车站、高铁站。

一次，听人讲笑话，说养女儿就像养花，浇水，施肥，精心呵护，二十多年后终于要开花了，却被一个叫女婿的“鳖孙”连花盆一起端走了。好多人听后大笑，我却想哭。

前年，同学的女儿出嫁，在豫秀斋办婚礼。看着同学把他女儿的手交到新郎手里时，向来坚强的我眼泪哗哗往下流。我跟女儿视频聊天，她调皮地安慰我：“爸，甬哭了！我晚点儿嫁，多陪你几年。”

据老街坊讲，直径18米的东花坛建于1963年，名字的由来与同期建成的西关花坛有关。1978年，花坛中间种过一棵高大的雪松。到20世纪90年代，雪松换成了“牡丹飞天”的雕塑。2013年，雕塑变成现在的“飞碟”高杆路灯，同时拆除花坛，只留下一个灯座……无论怎么变，东花坛在老洛阳人心里的分量不变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牵着女儿的手，一起在东花坛附近走一走。